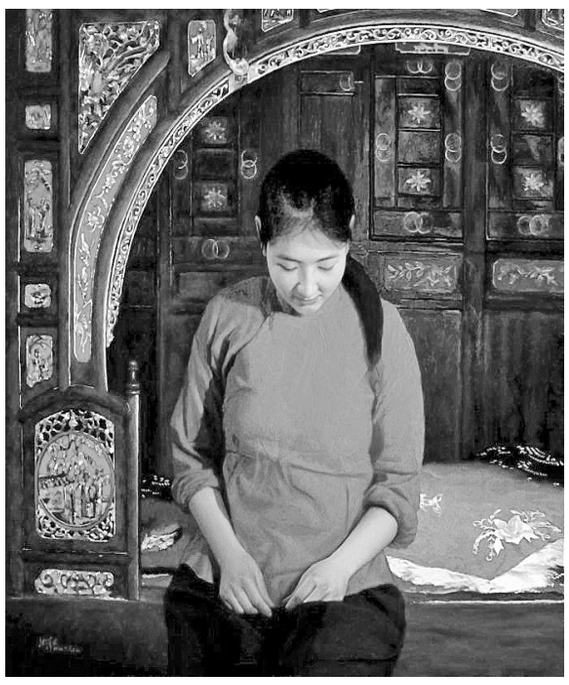


喜床(油画) 沈汉武

往事漫忆

轻轻说

付德芳

那天，当我们从那座庄严而神圣的工字形建筑步出，一步步走下台阶，一时间无语，心里被很多东西触动着，感叹着。记不清是哪位同仁突然打破沉默，说不行，我得再跟铁人合张影。

太阳都显出了宁静，将不是很刺眼的光芒照射在偌大的广场上。大家就都在铁人塑像前面留影，没有人说笑，也没有在按动快门那一瞬齐声喊茄子，蓄在心里的是肃然与钦敬。

铁人年仅47岁就令人惋惜地走尽了他光辉的一生。

他太累了！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这是铁人当年在石油部长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石油会战动员会上充满豪情的诗作。

动员会上，上万人聚集在一起，主席台宽大而简陋，粗糙的大白纸上是粗大的毛笔字，这些毛笔字贴在一面高高悬起的帆布上，主席台正中间端端正正地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四周还竖起数十面飘扬的红旗，便围成了一个庄重的露天的会场，让寒冷的一望无际的被积雪覆盖的荒原顷刻间充满了热烈，充满了激昂。

王进喜在动员会上还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在接下去的五天零四小时的连续奋战验证了铁人的也是所有会战工人的誓言。

不是吗，没有路，积雪下面是坑坑洼洼深浅不一的塔头墩，别说是汽车无法在上面行驶，就是步行也十分艰难。六十多吨重的设备运不到目的地怎么办？他们就把设备拆开，化整为零，人拉肩扛，二十几里的路程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摔倒了再爬起来……直至在既定的地方将设备重新组装起来。

还有，开钻打井必须有水，可当时水管线尚未部好，水灌车也没有，他们就列成几十人的长队，将一个个盛满水的脸盆，从一双手上传到另双手上，确保开钻用水。

新中国第一口油井就是在如此这般创造条件的前提下，以井深1200米，日产液量8吨，纯油1吨的成果诞生了，真真实实地将贫油落后的帽子一举甩掉。

有人曾经跟我骄傲地说过，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石油大会战。回老家找媳妇时逢人就说他跟石油部长握过手，还拿出一张嘎嘎新的两毛钱纸币送人家说是小意思。媳妇就对大庆那个地方充满好感与期待。结果，都4月中旬了，萨尔图荒原上还是一派冬天的景象，除了零星的井架外，满目荒凉。住的是干打垒，很小的窗子也没镶玻璃，全部用纸从里面严严实实地糊上，干打垒也就十个平方，有一张木板搭的床铺，一个用木板简单钉的箱子，一条长板凳和两个小凳子。

众人皆知，1205钻井队经历过一次井喷。处理井喷事故，首先要关闭封井器，或者往泥浆池中添加重晶石粉。处理不及时，会导致油井彻底报废。而当时，封井器和重晶石粉现场都没有，只好用水泥替代重晶石粉。但在添加水泥过程中，泥浆池里没有搅拌机，水泥与泥浆不能有效融合，至使水泥沉底，这预示着险情将无限扩大。危急时刻，王进喜率先跳进泥浆池里，用激烈扭动的身躯代替搅拌机，终于制服了猛如洪兽的井喷。勇猛跳进泥浆池里的还有许多人。而他们都知道，他们跳进的泥浆池里已混入了大量原油，这对他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伤害，但他们全然不顾。

这是何等的大境界！无须概括。静静地望着那张定格为永恒的图片，用良知，用真诚的心去感受它，内心深处都不会无动于衷！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物资供应还须凭票，而铁人上有母亲，下有四个正在学校就读的儿女，媳妇没有工作。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平静地说“我不困难”。

“我不困难”。多么质朴的话语！感受它，心有太多痛楚！

新书架

《天真的人类学家》

王 晶

本书诚实但又不失风趣地记录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拍案叫绝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透过幽默的笔调，读者看到了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如何调整他的学术成见，以及田野工作上的琐事如何影响后来研究结果、研究的盲点与反思。因此不管是严肃的读者、无聊地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巴利这本书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大家小品

翠竹情结

曲 近

小时候村东边有一片很大的竹园，生长着茂盛的竹子，那时候在中原偏僻的乡村，竹园在我看来是村子里最好的景致了。因为茂密，不透光，呈现出一种幽暗深邃的感觉，少年的我总觉得竹园里滋生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勾着我的心和魂，于是就拉着小伙伴们进去探寻，好像要找到什么宝贝似的，不然心里就痒痒得难受。不过，进竹园得格外小心，因为在收割成材的竹子时砍刀留下的茬口，都是斜茬，即所谓的老竹茬。斜斜的茬口过段时间就干了，像古代的竹矛一样，刀子般坚硬、锋利，一不小心踩上去，脚会被扎伤的。所以大人们都不让孩子进竹园玩，怕出意外。

孩子的好奇心和叛逆性是与生俱来的，越不让干的事儿越要干，正所谓新奇冒险好玩。我就经常偷偷背着大人去竹园里玩耍，运气好了还有意外的收获呢，比如发现一只鸟窝，可以偷偷观察鸟儿孵蛋、喂食，作为秘密资本向小伙伴炫耀；有时会捡到一枚找不到主人的丢蛋鸡所遗落的鸡蛋，那是些不守纪律的鸡，随意把蛋丢在竹园里而不为主人负责；有时也能捡到一窝白白胖胖的鲜蘑菇，拿回家做一盘纯正野味。当然，有时也做点坏事，偷砍一根竹子做弹弓打着玩。

渐渐地对那片竹园有了感情，经常围着竹园转一圈，或者进去探探险，惊起乘凉的鸡呀小动物什么的。也曾捉过一只受伤的小鸟，用竹棍夹腿绑好再放回去，那伤鸟后来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天长日久，那片竹园成了我童年的乐园。

后来的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竟然终生难忘。那天我突然发现有几棵竹子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很觉惊奇，赶忙告诉大人，并领他们去竹园观看，谁知大人们看后却心事重重地说：这些竹子要死了啊。我听不明白，忙问为什么？答曰：竹子开花是死亡前的征兆。我吓了一大跳，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好多天都不敢去竹园，怕看见竹子死了。事后听大人们说，为了不使开花的竹子继续蔓延，就挖出了那片竹子焚烧，才保住了竹园。

到了冬天，其他树木叶子都落了，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没一点颜色和美感，只有竹子依然青枝绿叶，碧绿一片，被风吹得沙沙响。如果上面再落层雪就更好看了，白绿相间，歪着身子向人们微笑呢。

1970年秋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中原农村，告别了可爱的竹园，到新疆的兵团农场上学，而后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都淡忘了，许多小伙伴的面孔都模糊了，唯独那片竹园总青翠在记忆里，难以忘怀。后来的好多年看不到竹子，就有些想念，由于这种竹子情结，去内地出差时，凡有竹子的地方，必然要多做些逗留和沉思，仔细凝视久违的翠竹，心里就有了一种亲切感。一次在花卉市场上看到一盆竹子，激动得不还价钱就买回家，结果竹子不能适应新疆的气候环境和水土条件，怎么莳弄都不行，最后竟然养死了，心里不免伤感失落了一阵子。

2005年10月在马鞍山林散之艺术馆前的竹林里，我竟然有些不想走了，使劲地吸着带有江南泥土气息的竹林里的湿润空气，一种清香弥漫于骨髓，真的感到很惬意陶醉。朋友们见我这么喜欢竹子，就主动以竹为背景给我拍照留念。一些与竹的合影我一直细心收藏，不时翻出来看看，感受一下竹林的涛声，温习一下乡村的气息，似乎还能闻到一缕缕翠竹的清香呢。

人闲桂花落(国画) 绯红如醉

桦甸行

高继恒

两难

应兄诚邀赴桦甸，
独留老母守家园。
也恋母亲也恋山，
为难两全心不安。

皮州

山环水绕静无声，
瓦舍成竹新路平。
花开遍地逗彩蝶，
柴积满院落蜻蜓。

红石

松花江兮长白山，
天设红石山水间。
山为东北金银藪，
水是松辽血脉源。

山里人

酒不珍贵贵在亲，
果蔬天生江鱼纯。
饭桌就是一堂课，
能令世风归朴真。

水电站

一湖碧水映青山，
大坝巍巍向蓝天。
闸开一泻大江水，
滔滔滚滚变能源。

得失

身在高楼想天边，
不爱名利爱青山。
所以一生无成就，
可惜耽玩废钻研。

郑州地理

大槐村

马清贤

大槐村，是荥阳市环翠峪景区二郎庙村的一个村民组，位于二郎庙东南玉乳峰下的一个山坳里。

大槐村，顾名思义，肯定是村里有大槐树而得名。算你说对了一半，这里从前确实有一棵大槐树，这个村庄也是由于这棵大槐树而得名的。不过，现在村里是没有大槐树了。据悉，这棵大槐树亡于大清朝的同治年间，被毁于百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说起这棵大槐树的故事，人们就会感到毛骨悚然，心惊肉跳。据《环翠峪故事集锦》一书说，从前这棵大槐树上住有一种妖孽，年年春三月出来残害民间少女，而不被人知。直到大清朝的同治年间，有个在北京城做生意的当地人，回来省亲时才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这个见过世面的生意人召集当地百姓，一把大火烧死了这棵大槐树上的妖魔鬼怪，同时也烧死了这棵生长万年之久的大槐树。大槐树虽然遭劫大火，却没有被烧尽，还有一丈多高的一截黑树桩，枯而不倒，当时的人们一来是胆小怕事，二来感觉黑树桩也没有用，就没有掘掉它。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才来了一群铲除“牛鬼蛇神”的闯将，吆吆喝喝，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株大槐树的树桩掘倒破开运走。该村85岁的赵文新说，红卫兵把树桩拉走后，留下一段两米长的裸露树根，被当地一户村民用锯拉成寸半厚的木板，做了一合门，还没有用完。据此推论，大槐树大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大槐村虽然没有了大槐树，但千年以上的古树还是有的，一棵是栗树(橡子树)，在村中的山坡上，其树枝如虬龙苍劲，伸向四方，覆盖半亩地大；一棵是檀树，在村头的一道山梁附近，树茎粗可四人合抱。

绿城杂俎

青松顶雪枝丫弯

王万然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这首脍炙人口的咏松诗作，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事实上，大雪压顶时，青松体现的是坚韧的精神。

加拿大的魁北克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谷，1983年的一个冬天，有对夫妇来到了山谷时，天下起了大雪。他们支起了帐篷，发现东边的雪比西边大，来得密，不一会，雪松上就落满了厚厚一层雪。不过，当雪积压到一定程度，雪松那富有生气的枝丫就会向下弯曲，直到雪从枝头滑落，它又弹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反复地积，反复地落，雪松完好无损。可其他的树，如那些朽木，因没这个本领，树枝被压断了。而西边雪小，雪松和其他树木如柘木、女贞等不用弯腰就可挺过来。妻子发现这一景观后对丈夫说：“东坡肯定也长过杂树，只是不会弯曲才被大雪摧毁了。”丈夫点头称是，并兴奋地说：“我们揭开了一道谜——对于外来的压力要尽可能地去承受，在承受不了时，要像雪松一样，学会弯曲，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

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各种压力，有自然环境的压力，社会环境的压力，也有生理、心理的压力等，一个有进取心的人，他就会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成功属于勇往直前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困难、压力面前，只知无所畏惧而不懂得减轻压力，就往往会被压力摧毁。碰到困难，我们要冷静下来，分析困难的原因，想想解决困难的最佳办法和途径。尤其是取得了优异成绩的人，会遇到更上一层楼的压力或者是来自热嘲冷讽的压力，这同样需要减负，特别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古人说，物刚则断，就是这个道理。

心理上的压力比起环境压力更需要人们学会雪松自我弯曲减压的本领，有些人面对别人的打击，或暴跳如雷，或自暴自弃，在压力面前失去了刚柔相济的耐性。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里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教导我们不要斤斤计较，要心胸开朗地对待不称心的事，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减轻负担，才能在压力下更加挺拔峻岸。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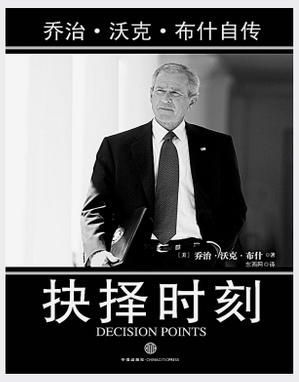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12

连 载

一曲未了，寂静的山谷里忽地传来一声沉重而浑浊的叹息：“呜哦，疼啊！”叹息声中似有无尽的怨恨和悲伤，在峡谷的上空久久回荡。山风突然安静下来，树叶儿不再飒飒作响，鸟儿和昆虫也都停止了鸣唱。接着，在绿色峡谷的各个角落，树梢都在不安地摇动，同样的叹息在四处回应着：“呜哦，疼啊！”……

木笛所能感应到的不安和躁动也随之更强烈了。

夏季是黑熊们一年一度的恋爱和哺育幼熊的季节，也是黑熊们最容易发生不安和躁动的季节。在前一年的恋爱季节里，身形壮硕、肢体健全的“傻老黑”与一只年轻乖巧的母熊一见钟情，播下了爱情的种子，接着便惨遭陷阱的暗算而中断了浪漫情事。当它挣脱了恶僧的牢笼、变成了“瘸老黑”并终于恢复了健康以后，才得知它的爱侣经历了八个月艰难的孕育，给它生下了两只小熊。

今天一早，当它在一个老树窟窿里找到他的爱侣、要跟她再续前缘并准备做一个好父亲的时候，原本性情温柔的母熊却正在发疯似的哭叫，“怦怦”地拍打着前掌。两个熊娃儿不见了。她在附近的岩洞和树洞里找了许多遍，也没有找到熊娃儿留下的气味和脚印。“瘸老黑”却在它的爱侣和熊娃儿居住的老树窟窿里闻到了人的气味，那是在它的苦难记忆中被它扩大了十倍以上的一种气味，是青竹寺寺主和坡头僧身上特有的血腥气味。

这天一早，坡头僧接受寺主的指使，趁母熊赶早出窝采食新鲜浆果的时候，特意从黑熊沟北边的沟口悄然潜入，让南风吹走了他们的气味，接连在几个岩洞和老树窟窿里偷走了七八只熊崽儿，其中，“瘸老黑”和它的情侣的两只熊崽儿，是他们重点看好的猎物。他们不会知道，灾难造就了“瘸老黑”特别灵敏的嗅觉，使它从树枝牵扯下来的不到两寸长、一指宽的麻布条上闻到了属于他们的气味。“瘸老黑”立即警觉地向整个黑熊沟发出了警告：“疼啊，疼啊！……”

散布在黑熊沟各个角落的黑熊都听到了“瘸老黑”的呼唤。那些同样被人类偷去了自己的熊崽儿、那些在人类的围猎中受到过惊吓、那些身上还嵌着无法拔出的箭镞、那些亲眼窥见过自己的同类被铁夹子夹住或是在陷阱中挣扎、那些发现过被砍掉脚掌并被剜去胆囊的黑熊尸体横三竖四地抛弃在荒野上的黑熊家族的成员们，在黑熊沟的各个角落被唤起了同样可怕的记忆，回应着同一个呼唤：“疼啊，疼啊！……”接着，它们几乎同时从溜下山坡、穿透谷底的山风中，闻到了有人正在峡谷南边“蘑菇崖”上活动的气息，便向着“蘑菇崖”的方向疾速聚集。

木笛声戛然而止。道房发现，从蘑菇崖周围的绿荫里，一下子冒出了七八头体形硕大的黑熊。

道房惊呆了，喊叫道：“师父，我们被黑熊包围了！”

跋陀盘腿打坐，二目低垂，说：“告诉黑熊，我在做功课，此时不可打扰！”

道房从惊悚中镇定下来。他毕恭毕敬地跪在崖头边上，伏下身子，用鲜卑语交替呼唤着：“合克，额沃！合克，额沃！……”这是道房曾生长其中的被称为“乌力楞”的鲜卑部落对于黑熊的尊贵称呼。这支部落的先祖在鲜卑山迁徙营地的时候，狂风暴雨曾使他们迷失了路途，陷入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地，面临灭顶之灾。一头黑熊担当了这个“乌力楞”的首领“新马马楞”，带领他们走出沼泽，找到了水草丰美的草原和林地。从此，这个部族就在他们的旗子上画上了黑熊。他们将自己看成是黑熊的后裔，尊称黑熊为祖先，对公熊称“合克”，意思是“祖爷”；对母熊称“额沃”，意思是“祖奶”，这是那一支鲜卑部族对父系、母系祖先的最高称呼。

道房不知道眼前的“合克”和“额沃”们是否听懂了他的呼唤，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和尊敬显然使黑熊们失去了继续狂吼暴跳的理由；那个雕像一般呆坐在悬崖顶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的老人也使得“合克”、“额沃”们对它们正在攻击的对象产生了疑问。有几头黑熊已经一屁股坐下来，做出准备“和平谈判”的样子。

“瘸老黑”却是一个决不妥协的“合克”，继续用“疼啊疼啊”的呼喊激励熊群，而且发现了一副架在蘑菇崖上的木梯，想起了木梯对人类的用途，便开始攀爬木梯。前腿的残缺妨碍了它的攀爬，它的伙伴却个个都是攀爬高手。

眼看着一头最凶猛的“合克”就要爬上崖顶，忽听响声如雷，有几块巨石轰隆隆滚入山涧。跋陀受惊开定，听见有人在蘑菇崖下大喊：“师父，莫怕，我来救你！”架在蘑菇崖上的梯子被他猛烈地摇撼着倾斜倒地，母熊正在攀缘的老槐树也被他戛然折断了树枝，登梯和爬树的黑熊都打着滚儿跌落下来。熊群大乱。只有“瘸老黑”还在用一只前掌向老槐树上攀爬，却被来人抓住后腿，掼翻在老槐树下。跋陀大惊，趴在“蘑菇盖”的大屋檐上向“瘸老黑”大喊：“你快跑呀，黑傻子，你赶快逃命呀！”“瘸老黑”就地一滚，率熊群退入密林。

7